



散文的变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。所谓“不争的事实”,意思就是变化本身已不需要争论。需要研究的,只是变在何处,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。

面对散文写作的时候,万不可持以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的心态。因为“祖宗之法”本身就是变化之法,没有变化,就没有文学史。一部文学史,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学风格演变史。假如李白与屈原一样,苏东坡与李白一样,文学史就不存在了。假如今天写作散文仍然是朱自清、冰心、杨朔、刘白羽散文的翻版,中国散文非但不能有光明的未来,反而只有死路一条。这并非否定前人的创作,而是提醒散文作者不要刻舟求剑,以不变应万变。写作的时空在变,写作的主体也在变,写作本身自然也不可能不变。在这个世界上,惟有变是不变的,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挡世界的变化。当然,这个世界上也有恒久不变的价值,比如爱、美、亲情,但它们的内涵、形式也在变化。人类书写的载体,从青铜器、甲骨、竹简、纸张,到今天的信息高速公路,而载体的变化也必将带来语言的变化。在这一前提下,散文的变化不仅是正常的,而且是无法回避的。

内涵变得复杂

散文写作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变得复杂了——无论形式还是内容。因为存在本身就是复杂的,充满矛盾和歧义。生命中的很多事件,很难用简单的对错、是非来判断,人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;生命中充满了矛盾、纠结、反复,而历史也有着相同的性质。过去的散文总是试图通过一个小故事来讲明一个道理,而在现实中,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的。谷粒和谷堆的区别是什么?到底多少粒谷子可以成为谷堆?也许有人会问,1000粒谷粒可以形成一个谷堆,那么为什么999粒或1001粒不行?这就是著名的谷堆悖论,它表达出存在的复杂性。

存在的复杂性,要求文学必须接受、呈现这种复杂性。伟大的作品都是一片瀚海,无法用一种蓝来定义,在它的内部有无数种生物在生长、遨游。我推崇小说《白鹿原》,它的伟大就在于对复杂性的呈现,它所体现的历史复杂性和人性复杂性,在“十七年文学”中是不存在的,是一部无法“总结”的作品。出于同样的原因,上世纪90年代以后,特别是新世纪以来,散文也由简单走向了复杂,由童年走入成年。于是有了钟鸣的《旁观者》、于坚的《暗盒笔记》、张锐锋的《卡夫卡谜题》、刘亮程的《一个人的村庄》、蒋蓝的《极端植物笔记》、江子的《田园将芜》等蓬勃浩荡的作品。这不是故弄玄虚,而是回归了世界的本质;它们也并非文字的游戏,而是语言的盛宴与狂欢。

任何一部杰出的作品,无不是一座语言的迷宫,充满悬念、暗示、转折,带给读者寻找的快乐。张锐锋笔下的卡夫卡,同样可以用来描述散文:

卡夫卡从来不用简单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世

界的感受,他喜欢委婉和优雅地用某一个故事来讲述。一些小说家曾经惊叹,故事已经讲完了。但是,卡夫卡发现每一个故事都不可能讲完,因为每一个即使是最简单的故事,也永远可以讲下去——它包含着不可穷尽的启示。从本质上说,每一个故事都是寓言,它给我们的结论不可能只有一个。你只要看到事实的一个侧面,它就必定存在另一个侧面。当你发现了一个隐藏的侧面,你就会获得自己的另一个影子。卡夫卡之所以选择了如此复杂甚至烦琐的方式,可能是他认为很多感受和思考,不可能被几个枯燥的概念说出,它不可能被概括,也不可能被简化。而这正是惟一适当的方式——它实际上被表现为一个个谜题,让我们在迷雾中穿行,小心地看着前面令人迷惑的一条条岔路。其中的一条,通往我们自己。

有人说这类散文“读不懂”,这是因为他们习惯了线性思维,习惯了“1+1=2”的一目了然,对于文学来说,这不仅是懒惰,而且是不负责任。

语言变为“物质”

20世纪西方哲学有一个重大变化,就是“语言学转向”(the Linguistic Turn)。在西方早期现代哲学中,语言被看作思想的单纯工具。语言是“透明的”,有点像超市里的塑料包装袋,它只能呈现“商品”——也就是“思想”的价值,而它自己没有什么独立的价值,语言本身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存在维度。这种情况在后西方期现代哲学(Late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)和后现代西方哲学(Post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)那里才发生变化,梅洛-庞蒂、利科等哲学家开始致力于恢复语言自身的价值,于是,包括符号学在内的语言学应运而生。他们发现了语言的存在,认为它与人的生存可能性联系在一起。在他们那里,语言不再是思想的附属品,而是人的某种生存方式;它也不再是“透明的”,而成了一种“物质”,有了自己的质感、密度和力量,甚至“对真实的东西都会产生其作用和影响”。好比一件瓷瓶,它的价值不在于可以安插一束花,而是本身就有审美价值。艺术品的美,是可以独立于它的实用价值的,我们发现了语言的价值,就像发现了青花瓷瓶的美一样。这也是散文写作的一个重大变化。

从对20世纪西方哲学史的回顾中,可以看到文学和哲学发生变化的某种内在联系。有什么样的语言观念,就有什么样的散文。新世纪以来的许多散文写作者,尤其是“新散文”作家们,并没有先去进修西方哲学课,也不可能理论先行地从事创作,而更多地从生命的本体需要出发,寻找散文“新”的可能性。在传统的散文语言中,语言是“透明的”,“在它的语词和它的含义之间存在着完全的一一对应关系”,因此这样的表达是简单的、静态的、没有弹性的。新世纪以来,尤其在“新散文”写作中,写作者们拒绝对思想的直接呈现,而是致力于恢复语言自身的价值,终于在语言与思想间建立了一种动态的关系,在传递既有含义的同时,不断

创造出新的含义,使整个作品变成一个层层繁衍、生生不息的活体,充满命运的神秘性、生命的律动感。

然而,如同语言现象学家一样,“新散文”的写作者们并不否定语言与思想的关系,只不过它们的关系,存在于一个互动的过程中。周晓枫的《斑纹》、格致的《转身》、李娟的《冬牧场》、南子的《西域的美人时代》、安妮宝贝的《素年锦时》、安意如的《再见故宫》等,都不是以所谓“思想”的面孔出现的。作为女性散文家,她们似乎从来不愿,或者不屑表达思想,但她们是有思想的,她们的思想藏在语言中,藏在静水深流的叙述中。就像后西方期现代哲学家们表述的那样,语言是“深埋于欲望、生命的本能冲动里”。比如周晓枫在《斑纹》里所写:

草地上黑白花斑的奶牛,酝酿哺育我们的乳汁;摆动短小透明的翅,毒蜂随身佩带醒目的条纹和足以将我们致死的毒刺。曼妙的文身在美女的背部,加强了她的妖娆和蛊惑;医院里的那个老人在被单下羞愧地颤抖,病变皮肤上布满令人生厌的疱疹,丑陋的肉体紧紧踩住灵魂的后脚跟,他能躲到哪里去?母亲骄傲,腹部的妊娠纹象征孕育和新生;遇害者脖颈上可疑的道道抓痕、身体上深浅不一的刀伤,组成罪孽的恐怖条痕——斑纹无处不在,将两极秘密地衔接,像族徽,凝聚着世袭的生和死、荣与辱。

甚至大地都是有斑纹的。翻耕的犁铧激起一行行土浪,上升到地表的土壤形成整齐而粗大的线条,这些斑纹,是即将受孕的标记。大大小小几何形的麦田将原野均匀分割,种粒的全部能量转化为茎秆间破土而出的禾苗,它们将在秋天成熟,连绵不绝,设下朴素的宴席——握住镰柄的农民融入麦芒闪耀的金光里,积年劳作使他们的掌心磨砺出粗厚的老茧。镰刀的弧光闪过,庄稼留下短小尖利的根茬——这就是丰收,意味着麦子把茎秆交给刀锋,予实交给籽。而冬天,大地光秃秃的,它深深隐藏着起来自己的斑纹,就像一个人贫穷时收藏起挚爱的梦想。空气中隐形的设计师用透明手指在窗子上描绘出童话般美丽的冰花,我呵气,融化一角冰墙,透过湿润的玻璃眺望那种辽阔的白——我知道,看似无痕的雪地上其实有着细碎的纹饰:觅食禽鸟的小爪痕、拱开冰雪寻找草根的羊和野兔的足印,还有还有人四陷的很快又被雪重新填满的脚印。河流冻结,主干和支系组成丰富的叶脉,覆盖在如一片深厚落叶的大地上。然后是等待。仿佛纱布下的伤痕随着痊愈而裸露,雪下,春天的斑纹将再次浮现,象征秩序,以及新的循环。

周晓枫经常号称自己没有思想,但在她的语言探险中,还是与思想不期而遇。在《斑纹》中,她说:“因为距离的遥远,在神眼里,我们,不过是一些斑点。”真理是朴素的,或许正因如此,它才很难被发现。上述散文写作者,犹如巫师与侦探,或者《皇帝的新装》里的小男孩,直率地道明了她们的发现。

散文离不开思想,即使想离开也无法办到,因为在所有的文体中,只有散文是对“思”与“想”

的直接表达。而所有的“思想”,都将从对生存经验的叙述中自然地产生。传统散文的语言寄生于所谓的“思想”,实际上是对“思想”的僵化的表达,最终戕害了思想。而“新散文”的语言恰恰在与思想形成一种互生关系,也为思想的生长提供了最佳的土壤。在梅洛-庞蒂看来,前者是“平庸的散文语言”,而后者则是“伟大的散文语言”;而在我看来,前者是无机的,如同车间里的塑料,后者则是有机的,仿佛大地上的植物。散文的变化与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变化不谋而合,这种相合或许纯属巧合,但也体现出文学发展某些不可回避的规律。

文体变得开放

散文的虚构问题,一直在批评界争论不休。比如刘亮程说他的散文《一个人的村庄》里的“我”是虚构的人物,作为写作者,我完全理解,因为只有通过艺术化的“我”,才能为作者观察和描述整个村庄提供一个最佳的叙述视角,也才能更“真实”地表达他的生存体验。这种表面上的“虚构”,带来的却是实质上的真实,越是“虚构”,就越是真实。

对于散文中的“虚构”,我们大可不必大惊小怪,因为没有一部或一篇文学作品能够与虚构彻底划清界限。一旦进入书写,虚构就已经产生了,因为任何书写都是有主观性的,这种主观性,就可以理解为虚构。因此,与其排斥虚构,不如对它怀有宽容之心。《一个人的村庄》所代表的虚构,只是技术上的“虚构”,并不妨害整体的真实性。这与小说的虚构不同。小说里的虚构是整体性的,从开始就在编织一个虚构之网,它的所有叙述都建立在虚构之上;散文的虚构只是技术性的,是为了表达存在的真实。小说里的虚构可以“无中生有”,而散文里的虚构则是“有中生有”,是对素材的重新组合、修剪、利用。因此,散文的虚构是有限制的虚构,这种“限制性虚构”,将散文与报告文学区别开来(报告文学不能虚构),也将散文与小说区别开来(小说全部是虚构)。

有人认有许多“历史散文”沉浸在过去的人与事中,是对史料的重复,是对现实冷漠的表现。我想,这完全是对历史认识的误区,也愈发证明了历史写作的重要性。《一九四二》上映后,有网友问:为什么中国导演没有勇气拍上世纪60年代的大饥荒,我回答他:冯小刚已经拍了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,所有在历史中发生过的事情都会现实中重演,所有父辈们经历的事情我们都会重新经历一次。我在《文艺报》上发表的《历史写作的四个关键词》中写道:“中国人越来越轻视历史、鼠目寸光,眼睛紧紧锁定现实的利益,不见未来,更不见历史,所有的冒失、愚蠢、迷茫,都是来自对历史的无知。中文的动词没有时态的变化,似乎从某种意义上证明:所有的过去时,同时也是现在进行时。历史与现实的区別是不存在的,历史是现实的另一个版本,而所有的现实,都将归入历史的统辖。”

革命家说: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”散文

■看小说

申赋渔《安身之处》

申赋渔的中篇小说《安身之处》(《上海文学》2013年第7期),采用隐喻的手法将人们习焉不察的另一种真实和盘托出。

人到中年的大学教授朱子安患有轻度怔忡症,即植物性神经紊乱。为了克服对猝死的恐惧,子安听从了仙鹤观正一道长的建议:买鱼放生以渡命中劫难。然而,秦淮河上浮漂的半透明塑料膜,让朱子安强烈地感受到“整个南京城已经病入膏肓”。而菜市场卖鱼妇女“眼神里带着杀戮后的余威”,玄武湖畔管理员肆无忌惮捕捞“还愿鱼”的行径,以及民俗摄影师为宣传自己新书而策划的“放生秀”等等,更令这个“一直活在精神世界当中的人”深切体会到平静生活中隐在的暴力与野蛮。

放生善举非但没有解开朱子安的心结,反而使其病情进一步恶化。在家静养期间,迷信的老父亲从乡下带来了一只“通灵猫”为他驱邪。可是这只“神猫”不但没有履行自己的使命,还以失踪的方式将他拖入一宗灵异的“杀猫案”之中。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,面对学生的惧而远之、保安的揶揄嘲讽和校领导的慰问规劝,朱子安最终也彻底相信了自己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,应当积极配合治疗。

“买鱼放生”和“校园寻猫”深刻揭示出现代人信仰的缺失,内心的荒凉,以及逼仄的城市文明对人灵魂的囚禁与摧残。

(赵振杰)

曾纪鑫新著《晚明风骨·袁宏道传》

作为出版的首部袁宏道传记,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。

长期以来,学界对袁宏道研究堪称薄弱,过去只有《三袁传》(李寿和著)与《袁宏道评传》(周群著)。曾纪鑫早在1993年就已创作了袁宏道传记的初稿,当时,他应约前往三袁故乡孟溪镇搜集素材,耗时半年写成了10万字的文章,因此与这位公安乡贤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。单是搜集资料这一浩大的筑基工程,就花费了作者大量心血。为了尽可能多地占有史料,曾纪鑫在近20年的时间里,将袁宏道的所有存世作品“一网打尽”。

袁宏道43岁英年早逝,留下了300余万字著述,计有120多万字的《袁宏道集笺校》三册;未编稿三卷及佚文《西湖总评诗》等约120万字;此外,还有《花事类》两卷等其他散文文稿、遗作。他还编辑了《青藤书屋文集》,编选了《韩欧苏三大家诗文选》《六祖坛经节录》《宗镜摄录》、为《西汉演义》题序,评点《徐文长文集》《四声猿》《虞初志》,参校《红梅记》

■评 论

艰辛的名山事业

□黄秋苇

《古事镜》《唐诗训解》,参阅《东坡诗选》《三苏文选》等,文学遗产丰厚。曾纪鑫或通过图书馆复印,或在旧书摊“淘金”,或通过互联网下载,甚至搜求到了国内已经失传而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袁宏道佛学著作《金屑编》与《珊瑚林》的影印本。至于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,如《公安派的文化精神》《公安派结社考论》《晚明公安派性灵文学思想研究》等著作或论文,也被他尽收囊中。

拥有了齐全的资料,曾纪鑫能够对古今文献做有理有据的比对、辨析,厘清事实、阐明原委、塑造人物、反映时代、表达思想。在引证三袁诗文时,曾纪鑫以钱伯城的《袁宏道集笺校》为底本,但即使是这一权威版本,经李健章考证出的舛

误与疑问亦多达百余条。有些无法确证之处,他只得经过严谨比对之后,采用合乎逻辑与情理的说法。

为了增加感性认识,曾纪鑫还进行了田野调查,实地考察与袁宏道相关的遗迹,如荷叶山、义堂寺、二圣寺、玉泉寺、袁中郎故里碑、袁中郎墓地等。该书附录的《寻找袁中郎》一文,就记录了他探寻袁宏道墓的曲折经历。正因为这万里路的文化苦旅,他在《晚明风骨·袁宏道传》中许多场景的描写,都充满了生动的现场感。

“道向虚中得,文从实处工。”由于前期案头准备和调查研究充分,具体到文本写作时,曾纪鑫才有底气高屋建瓴,综合运用人物传记、纪实文学、文

化散文等多种技法,将袁宏道放置于晚明宏大社会背景下进行浓墨重彩的叙事。无论是解读公安派“性灵说”的文学主张,还是体悟袁中郎率性为人、散淡为文、通达为官的风骨,都达到了“集大成者”的高度,特别是对于袁宏道“佛心文骨”的解读,更是提出了前所未有的真知灼见:“就其个人比较而言,佛学成就应居第一,文学第二;而文学理论超过创作实践,作品尤以散文为佳,诗歌次之。”读《晚明风骨·袁宏道传》,我们不仅领略了这位“以心摄境,以腕运心”的大散文家的风采,更认识了一位悟透佛教、下笔有神的禅学大师。

为寂寞先贤立传,在史海里打捞“沉船”,是一项艰辛的名山事业。“作为一名公安人,能为袁中郎这位380多年前的同乡立传,当然是一件十分快慰的事情。在整个创作过程中,自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愉悦充斥于胸。”曾纪鑫在1994年底完篇的《袁中郎传》后记中如是说,现又被他引用到《晚明风骨·袁宏道传》的自序中。这段话是打开曾纪鑫在笔耕中享受孤独、欣赏苦趣的心理因结之钥。

告			2013年第十期 (总第二百二十二期) 社长/主编 徐 迅 执行主编 王树清			随 笔 粮食二题……………海 津 草有千千结……………周 伟 “退居二线”感言(外一篇)……………梁文贤			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办 欢迎订阅 欢迎赐稿		
小说形势分析			关于当代小说思想理念的价值分析……………李运持 新世纪乡土小说的“抗战叙事”与现实焦虑……………李兴阳			丁 帆			散 文 太湖石的悲哀……………姚化勤 大师的坐标(外一篇)……………杨曙明 哀牢归汉……………杨家升 小镇诊所……………廖静仁 乡村二题……………农 人 人口哨声……………董竹林		
九十年代小说研究 文坛纵横			新媒体批评与“马桥事件”……………朱厚刚 《格萨尔》神授艺人的多维阐释……………吴子林 谈谈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观……………谢有顺 渴望更真实、勇敢、宽阔的生命与创作……………李 雪			朱文颖			人生风景线 风自窗外来(外一篇)……………田福民 四季心语……………李 娟 纳木错湖畔……………沙元和 脚……………杨文学		
小说作家档案			自述……………朱文颖 论朱文颖小说的叙事伦理……………李 雪 法兰西语境下对余华的阐释……………杭 苇 论阎连科作品译泽及其阐释……………胡安江			祝一舒			亲 情 人 间 好妻子……………陈子同 春天还很远……………韩仰熙 搬不动的村庄……………许松涛 薄荷薄荷……………若 荷		
余华长篇小说《第七天》			评论小辑			《第七天》的续接与延伸……………高 玉 余华“现实叙事”的可能或不可能……………霍俊明 余华《第七天》的创作意图与其叙事策略……………付建舟 《第七天》空间衍射的生成与消歇……………吴翔宇 《人民文学》和打工文学的传播及其变异……………周 航 略论农民工小说中的女佣形象及文化寓意……………方华蓉			80后·生存状态影响小说的若干可能性……………江 冰 小说在自媒体时代的对话策略……………王燕子 新媒体“文学生活”论……………王文捷 小说视角:80后·网络·青春……………傅明根 论张伟长篇小说的诗意与反讽……………梅 兰 论红柯的诗化小说……………张雪艳 加拿大华文小说阅读札记……………李红真 从视点的地理转换看美国华裔小说的发展……………陈富瑞 郭建军		
小说思潮研究			专 题 研 究			小 说 作 家 作 品 研 究			千 字 文 守望……………蒙绿涛 阅读钓鱼城……………邱书航 柔情的柳……………徐 斌 书之恋……………李永海		
海外华人小说研究			国内邮发代号:18—85。定价:6.50元(全年78.00元)。 国外发行代号:M4286。地址:河北省邢台市顺德路255号。邮 编:054001。电子邮箱:swbjbjb@126.com。			二〇一三年第十期要目					

河北省作家协会
2013年第十期要目